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五十九回 賊姑爺空伸三隻手 癡女子徒傷一片心

恰值當夜圓光的沒空，約定次日晚間前來，梳頭的知會眾人，不可通風，給老太太小姐二人知道，恐她們先事攔阻，待到臨時再告訴她們，那時候圓光的已來，諒她們也阻擋不及，彼此相約守著秘密，故霞仙並未知道。入晚，世芳回家，霞仙將家中失竊鈔票這件事告訴他聽了，世芳故作驚訝，連稱豈有此理，臥房之中如何生竊，一定是底下人做的手腳，為甚不報捕房，這一回開了頭，將來難保沒有再大的走漏，還當得。霞仙道：「我何嘗沒有想到，無奈老太太生來怕事，我只喚了個包打聽來家查查，已飽受老太太一頓埋怨，莫說報巡捕房了。」世芳聽了包打聽來家，不覺嚇了一跳，忙問包打聽可曾查出什麼？霞仙道：「問也沒問清楚，已被老太太趕出去了，還想查什麼呢！」世芳聽了方始心定，曲意將霞仙安慰一番，說：「銅錢銀子有甚希罕，況是贏來的錢，更不足為奇，只消明夜再出去一遭，包你加倍贏回來了，何必在家生氣。」霞仙說：「倒也不是為丟了錢生氣，實因新年中出了這種事，似乎預兆很為不祥，怎不教人乏興。」世芳聽了，暗說慚愧，原來他拿了這二百八十塊洋錢，只在他囊中住十一個小時零半，倒有十一點鐘在賭場外面，當真進賭場，只有半點鐘之久，而且閒看了十二分鐘，出手不及十分鐘，早已盡數入了別人袋內，不但將他贏錢博贏錢，期在必贏的穩瓶打破，更把他少奶奶起家發跡的八十元利市錢，送得精光。至此方知賭博場中，全仗自己鴻運，與本錢無乾。失運的人，任憑在財神菩薩座前，除一串金元寶掛在身上，也是徒然。早知如此，就不該作賊，自己後悔無及。見霞仙不悅，只得用言勸慰一番而罷。

隔了一宵，霞仙已不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，準備午後梳了頭，到外祖母那裡去拜年。不意梳頭娘姨替她梳頭的時候，告訴她說：「昨天小姐房中，失了東西，都是我們底下人失察之過。雖然老太太和小姐不願查究，底下一班人都覺心中很為不安，所以在六馬路化十塊錢，公請了一個圓光的，今夜來此圓光，若能將真賊破獲，我們自己可將心跡表明。倘若賊已出門，圓光的自有法術，能將那賊的眼睛刺瞎一隻，或在他面上刺一個賊字，令他一輩子沒臉見人，也可稍出我們心頭之恨。」

世芳正坐在旁邊，看她梳頭，聽了嚇得魂靈兒幾乎出竅，又不敢出言攔阻，只能眼望著霞仙，看她怎樣回答。暗想她若念夫婦之情，就該一口拒絕。倘若那圓光的當真將我一隻眼睛弄瞎了，或者在我面上刺一個賊字，教我如何做人。無如霞仙並不知道這件事是她姑爺所乾，聽了梳頭的一番話，反哈哈笑將起來道：「你們偏有這許多花巧，錢已失了，還要丟甚冤錢，請什麼圓光！若被太太知道了，一定不許的。我不管你們之事，你自己去問老太太，她若答應了，由你們怎樣去乾就是。」

梳頭的說：「老太太處，我適才已同她講過。她起初教我們不必多煩，後來說，既然你們自己要表明心跡，我也不能阻當你們，不過你們休得下毒手，傷那偷東西人的眼目，可罪過得很。小姐，你想我們已被那賊拖害不堪，若能將他制住，別說眼目，連性命都取得他的，老太太忒煞仁慈，我暫時雖然答應她，少停仍要將那人眼睛刺瞎的。」霞仙道：「那賊果然可惡，我今年第一次發利市，就給他觸了霉頭。丟銅錢事小，倘若將來再賭錢時失了旺風，這損失豈不甚大。我看刺瞎那賊的眼睛，還不希罕。最好在他面上，一邊刺一個賊字，令他遮了這邊，遮不了那邊，除非一輩子把兩手捧著面孔，一脫手，人就知他是個賊，那才有趣呢。」

梳頭的道：「眼睛也不能放鬆他的，或者一邊刺字，一邊刺眼睛，教他做個瞎眼賊，也是好的。」二人一答一對，把世芳急得汗流浹背，心中著急萬分，暗罵霞仙不該幫著梳頭的，想出那些刻毒主意，害自己丈夫。心中一急，額角上也流下汗來。世芳摸摸身邊，沒有手帕，只得把嶄新的青灰東洋絹白狐嵌皮袍衣袖揩汗，幸沒被霞仙瞧見。聽她二人還講論不已。霞仙說：「少停到舅婆家拜了年，還要回來，親看那圓光的捉賊。」世芳聽了愈加著急，覺得此地再坐不住，自己也有些煙癮發作，即忙起身，穿馬褂，預備出去。霞仙道：「你又要到哪裡去了？我那舅婆家，你還沒去過，今兒正好同我去拜年，也免得被人說你沒規矩。少停一同回來來看圓光，豈不甚好。」

世芳道：「我今兒還有朋友約著，不能失約，那邊拜年，今天你先去了，改日我一個人去就是。」霞仙道：「如此，你早些回來來看圓光如何？」世芳暗想，你還教我看圓光呢，我不為看圓光，也不逃走咧。」隨說：「看罷，少停有工夫早回來，沒工夫只得遲回來了。」霞仙怒道：「你這人不知怎樣怪脾氣，對你講話，沒一回不是活絡回答的，教人當你早回來不好，當你遲回來又不好。」世芳笑了一笑，就此出來。他往日吸煙，因瞞著丈母老婆，故仍在自己家中抽吸。他家有個經租賬房姓喬的先生，除卻專管租務外，還有一個兼職，便是替世芳裝煙。因喬先生自己也有煙癮，替世芳裝了煙，自己的糧草，也可在此中出產。世芳適意慣了，吸煙的資格，雖然很深，吸煙的程度，一些沒有。自己連煙泡不能打一個，每日竟離喬先生不得。兼之吸煙的地方，就在喬先生臥房之中，世芳貪其便利，又欲守秘密，不令李家知道，更覺此間安穩非常。每日除在丈母家之外，大概以此中盤桓的時候為多。今天一來，喬先生就將十餘個煙泡端整，一筒筒裝給世芳吸了。世芳記掛著圓光之事，一邊吸煙，一邊呆呆的出神，只顧胡思亂想。少停圓光的若果作法，令小鬼來傷我眼睛，並在我面上刺字，我兩眼又不能見鬼，教我如何抵當。倘若當真被小鬼在面上刺了字，我也萬沒這張臉面再見丈母老婆，只可一輩子躲在這裡吸煙，不見人面的了。心中愈想愈怕，不覺脫口問喬先生道：「你看上海有班圓光，可當真靈驗的嗎？」

喬先生聽了，只當世芳失去什麼東西，要請圓光。上海通例，東家說話，西家不能不從中和調。喬先生熟悉世故，怎敢不承其意旨，忙說：「圓光的著實靈驗，倘失了什麼東西，請他們圓，包管萬無一失的。」世芳聽說：「又嚇呆了。喬先生正在裝煙，眼光注著煙燈，瞧沒見世芳的面色。聽他不答，又接著說：「少爺，你可曾遺失什麼東西？我有一家圓光的相熟，在六馬路極有名氣，生意也好得異乎尋常，常有一班人在數日前預定了，還請他不到的。若教陌生人去請，極少也得化二十塊錢，還須挨號排定日期，三天五天不等，不肯馬上就來。我們相熟的，只消打一個八折，化十六塊錢已可請得到了。更有一層好處，相熟的人，隨請隨到，不搭架子。少爺你若請他，我倒可以代勞。」世芳唉了一聲道：「誰要請什麼圓光，我不過問問你罷了。」

喬先生聽話風不對，即忙向主人臉上一看，見他面色慘白。」不過世芳的臉，本來沒甚血色，今兒更比從前難看，而且額角上有些汗潮。喬先生是何等人物，一望之下，就知道他必定作了什麼虛心事，說不出口。自己在楊家管賬多年，曉得小主人的名氣不甚好聽，在老主人未死之時，常把家中所藏的古玩，偷出去賣了賭錢。今兒他忽然問我圓光的話，一定又在李家乾了什麼醜事，或者手腳不乾淨，拿了別人的東西，那邊要請人圓光，他才著了急，到此問我。我不該貪賺他請圓光的回扣，把圓光說得天天神通，將他嚇壞了，豈不罪過。慌忙轉篷道：「講到圓光一法，也是古來左道旁門之術。靈驗的時候固有，有時候竟毫無交待。說句笑話，從前我有一個朋友，他為人生性風流，專好拈花惹草，相與了一個朋友家的女人，那朋友出外多年，他女人相與了這個朋友，忽然生下一個孩子。後來那朋友回來了，不肯認那生下的孩子，說我出外多年，那裡來這孩子，一定是你在家不安分，私和別人生出的。他女人也不承認，說我在家數年，連大門都不輕出一步，天天思想著你，怎得相與別人。有一回因想你太甚，患了一場大病，病癒之後，就不知怎樣有了身孕，生下這個孽障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這身孕從何而來，我還以為你一定能夠相信我我不幹壞事的，故而把這孽障留下，待你自己回來，認認他的相貌像你不像你，不料你也不信我，還要誣蔑我相與別人，我還戀這性命何用，不如拼這孽障一同死了罷。當時便要尋死覓活，那朋友慌了，暫時只可委屈認下，但心中究竟有些兒疑惑。天下婦人，決沒有不交受孕之理，如其果然，此兒倒是仙種了。因此自家私下請了個圓光的，圓其究竟。可笑那圓光的神道太大，圓出他夫人因念夫太甚，魂兒出了竅，千里之外，去和丈夫相會，在睡夢中得的孕，此兒確係神交所得。那朋友也想起出門的時候，果有幾次夢見他夫人，更加信他這句話大有道理，回去對他夫人一說，他夫人也將計就機說：「怪道我病時，常覺和你夢中相會，醒來仍舊是一個人，孤眠獨宿，當時以為夢由心造，不意就在這上頭，留此一點孽種。大約這一年，你命中合該得子，皇天后土，不忍令你錯過時光，故而鬼使神差，令我二人在夢中了這一段因果，此子將來可以取名叫夢生了。這是另外一個朋友，親口告訴我的。還有一樁，在離此不

遠，某公館老太太失去一隻珠環，四尋無著，打聽得某處圓光的大有名望，著人花數十塊錢請封，請到家中，圓出一個賊由隔壁跳牆過來，掩入老太太房中，在床上偷去這只珠環，銷賊在西北方，離此七十里之外。不過老太太的珠環是在耳朵上失去的，頗疑這圓光的床上竊去那句話兒不對。有人曲為圓解說，老太太飯後必須打個中覺，一定睡時丟落床上，醒來不曾拾起，剛被那賊掩進來，順手牽羊的偷去。此話傳出來，一班人都非常信仰這圓光的靈驗，著人到西北方七十里以外，尋訪那失去的珠環，毫無蹤跡。後來忽在自家廚房內湯罐中，撈獲原物，方想起這位老太太素來勤儉，時常親自上灶，看湯看水，這珠環係在無意中落在湯罐之內，難為那圓光的圓得活龍活現，說被什麼人偷去，照此看來，圓光一道，豈非毫無交代的嗎？」

世芳聽得很有滋味道：「這都是不靈驗的，還有你所說那些靈驗的怎樣？聽說圓光的能作法，將人刺瞎眼睛，或在臉上刺字，這話兒可當真麼？」喬先生道：「果然有這句話，不過我卻不曾親眼目睹有這種事。據說這都是白蓮教的遺法，倘若預先知道了，也可破法的。」世芳大喜道：「破法如何？」倒要請教。」喬先生故意留難道：「少爺，你要曉得這破法的話兒則甚？這種事不能輕易教人，教了別人，自己日後用起來，就不靈驗了。少爺，你曉得了，橫豎也沒甚用處，不如不必學了，讓我留著此法，日後也許用得著之處呢。」世芳急道：「我偏要學那破圓光的法兒，你非得教我不興。」喬先生笑道：「好少爺，你也太愛玩了，什麼事情都要學學的，你學了這破圓光的法兒何用？必須先告訴了我，我才可以教你。因此法須要自己使用，代別人使也沒效驗的。你若自己用他不著，學他何為！」

世芳明知喬先生有意放刁，無奈自己要向他學法，倔強不得，倘若告訴他真話，又頗礙於啟齒，想想只得把相與女人的說話推托，尚比偷竊洋錢這件事光輝幾分，因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不該私識了某家的奶奶，被他們少爺知道，走漏風聲，爭奈我無確實痕跡，找我不著，聽說今天要請圓光的，弄瞎我眼睛，並在我面上刺字。我想這件事，如果當真變作起來，不是玩的，故而向你請教破解之法。多謝你，快些教了我罷。恐他們已在此時作法，只怕再遲來不及破法了。」喬先生哈哈大笑道：「少爺，你娶了這般美貌的少奶奶，還在外邊獵野食，原是你自己不好，理該吃點苦頭，方可警戒你下次。我早知這樣，懊悔不該告訴你有破解之法的。」

世芳急道：「人家急得要死，你還打哈哈麼！怎樣破法，快些兒說出來罷。」喬先生道：「少爺，休得著急，圓光之法，必待天黑了，方可施行。白天太陽氣重，他們不能作法，所以謂之左道旁門，他們所行的傷人之法，也和當年白蓮教一般，剪了紙人兒作祟，破法並不為難。少爺，你沒聽人講過，當年白蓮教盛行的時候，常有人無故失去了辮子，女人的頭髮也有被剪的，後來有人教用豬血等穢物，望空灑去，頓時有紙剪人兒吊下地來，白蓮教的邪法，就此被破。那圓光的紙人兒來了，也只消用豬血等穢物一灑，包管將他們嚇得無形無蹤，還愁什麼面上刺字。」

世芳道：「話雖是的，不過那紙人兒不知有怎麼樣？大若有開路神那樣大，就好了，倘若只有數寸餘長，來時又不鳴鑼開道，紙由窗壁間暗下飛入，教人如何看得見呢？」喬先生被世芳這句話問住了，一時回答不出，皺眉道：「這個我倒沒有試驗，不知究竟能夠瞧見瞧不見。不過破法委實是這樣破的。」世芳聽了，覺得喬先生這法兒如同沒有教他一般，頓時又愁眉不展起來，喬先生也十分著急，他明曉得江湖圓光都是欺人之談，無非哄騙愚夫愚婦的錢財，哪有什麼效驗。自己適才講得天花亂墜，存心原在博主人一笑，倒不是有意嚇他。今見世芳信以為真，心懷憂慮，自己又信口雌黃，講得太沒遮攔，此時倒不能自圓其說，拍馬屁拍在馬腳上，雖沒吃馬腿，不過馬性終須弄服了，方好下遭再拍，一時頗無主意。往日喬先生遇著無計可施之時，只須下一料藥到他腹中催一催，頓時就妙計環生，這藥非別，便是鴉片煙。現在喬先生仍用原方，一個人也不做聲，裝了兩筒煙吸下肚去，果然藥到回春，喬先生胸中早已有了計較。他想門客之與主人，雖靠著馬屁吃飯，然面工架也是不可少的。自己方才所說的，雖是一派鬼話，不過世芳已十分相信。倘若現在因怕他耽憂之故，對他說穿這些話，毫無交待，那時非但絕好的工架，被主人看穿，而且許多馬屁等於虛拍，豈不可惜。橫豎此時勢成騎虛，不如索性將工架搭他一個十二分足，教主人略吃一點小小苦頭，為著保全自己的馬屁不穿起見，故也顧不得許多。好在主人本來犯些風流罪過，作弄他一番，只好算代天行罰，於理未嘗不合。主意既定，即對世芳說：「少爺休怕，我倒有個法兒在此。」

世芳忙問：「是何妙法？」喬先生道：「我想那紙人兒既然畏見豬血，你何不也弄些豬血塗在臉上，諒那紙人兒來到這裡，一見你的臉，就嚇跑了，決不敢再在你面上刺字，豈不甚好。」世芳聽說皺眉道：「豬血很骯髒的，還加十分腥臭，如何可以塗在面上！」喬先生道：「那也沒法，這效驗原本就在骯髒腥臭上頭。從前我聽人說，有個忤逆婦人，夢見自己名字注定天雷擊頂。有一天雷雨大作，她自知不免，即忙將月事中的血布頂在頭上，雷神竟擊她不到，逃過難關，居然得以苟全性命。你想血布尚可頂在頭上，何況豬血塗臉，為性命起見，怎能顧得骯髒。況圓光的作法，只有一時，你只消上燈時分塗起，到三更過後洗去，他們圓光決沒這般長久，你忍著腥臭，不過一時，面上刺字，可就一世不能見人，所關者大。我原不能相強，還望少爺自己斟酌。」

世芳聽說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就是這樣罷。不過豬血往那裡去買呢？」喬先生道：「豬血本是廢物，只有膝匠店中用作紅漆打底之用。現在新年，漆匠店還未開工，不知殺豬作內可有剩的？無論如何，我著人替你去辦就是。」世芳大喜，趕緊央喬先生打發人去，把豬血買來，自己有了解法，從此不怕圓光，心坎中頓時放下一塊石頭，不覺又興高采烈，教喬先生裝了煙，拚命抽吸。光陰易過，轉眼是黃昏。喬先生說：「時候到了，法寶可以塗起來咧。」世芳聽說，不覺又生心事道：「倘若豬血沒有效驗，怎麼得了呢？」喬先生道：「少爺放心，豬血最能避邪，決無不驗之理。」世芳半信半疑，教人將豬血鉢頭拿來，放在洗面架上。喬先生取一塊舊手巾，遞給世芳。又恐他弄髒衣裳，即將自己的一件舊單衫，借與世芳穿了，教他用手巾潤此豬血塗臉。世芳依他之教，正待塗時，不意豬血有股腥臭，衝入鼻管已覺噁心，怎好塗得上臉。世芳連稱阿呀，放下手巾說：「臭得很，我不塗了。」

喬先生道：「那個不興。臭也只好熬他一熬，倘若不塗，面上給紙人兒刺了字，就便再塗也來不及了。」世芳聽到紙人兒刺字這句話，不禁又嚇軟了，沒奈何只得懶洋洋坐下說：「請你替我動手罷，讓我掩著鼻子，我實在耐不住這種氣息。」喬先生雖然作弄了世芳，肚中免不得好笑，忍又忍不住，只可借和世芳鬧玩笑為由，哈哈一陣笑道：「少爺，你往日聞香氣，聞得太多了。今兒聞聞臭氣，也不妨事。」世芳怒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，你還要同我玩笑不成？」喬先生被他一嚇，連聲諾諾，細細替世芳塗了一臉豬血。可憐世芳兩手掩著鼻子，不能放手。喬先生說：「請少爺暫時放一放手，不然鼻子兩旁沒有塗到，只恐仍不免被紙人兒暗算了去。」

世芳無奈，只得放下手，讓喬先生替他將豬血在面上四週塗遍了，只剩頸項未塗，已像了戲台上扮的關老爺一般模樣。喬先生此時再忍不住，不覺放聲大笑。世芳教他拿面鏡子，照了一照，自己也笑不可仰說：「這副嘴臉，給人來瞧見了，豈不笑煞。喬先生，快給我把房門閉了，不許什麼人進來。」喬先生道：「你我還沒吃晚飯，若不喚人進來，教誰開飯菜呢？」世芳道：「晚飯不用吃了，橫豎有煙在此，就把黑飯代了白飯罷。」喬先生把眉頭皺了幾皺，過去閉上房門，世芳早已橫在床上，手拍煙盤，高喊：「喬先生，快來替我裝煙，我鼻子管裡臭殺了，非用煙氣來解不可。」

喬先生一眼看見世芳一張濕淋淋的豬血臉，橫在他床上，還把雪白嶄新的一個絨布枕頭壓在項下，喬先生一急，非同小可。因他這床被褥枕頭，自做之後，自己捨不得用，當寶貝一般藏著。現交新年，方肯拿出來擺在床上裝飾裝飾。睡的時候，收過一旁，仍用舊物。皆因世芳是他主人，故肯讓他橫著吸煙。不意他老實不客氣，這副嘴臉也睡了上去，不消說得，被褥枕頭一定被他弄髒了無疑，教他如何不心痛。又不能喚他起來，眼見他頭頸一陣動，枕頭上已添了顏色，喬先生心中很著急，說又說不出口，真所謂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咧。到此時方才後悔，自己不該作弄世芳。他面上塗的，洗去還很容易。自己被褥弄髒了，一洗不免舊了，害人反害自己，豈非皇天報應。世芳見他呆立不動，連連催他快些。喬先生無奈，只得也上去橫下，替他裝煙。兩人對面而臥，世芳的頭正湊著喬先生鼻子，一陣陣血腥氣，觸鼻而進，竟也飽嘗異味，與世芳不相上下。世芳還有煙氣可解，喬先生是要等到他主人鴉片煙吃不下肚，方輪著他自己使槍，所以論實際，他比主人吃苦更多。然而苦雖吃了，他那報仇之法，可也很為高妙。

往日他每頓吸一錢多些鴉片煙，今兒足抽了三錢有餘，還未肯放槍。世芳摸金錶看了看說：「快交十二點鐘了，臉上的東西可以洗去麼？」

喬先生曉得世芳洗了面，就要喚人開飯，自己也不能安安穩穩吸煙，盒中還有四五分香噴噴的清膏，如何捨得放鬆，忙說：「現在正當半夜子時，要緊關頭上，萬萬洗不得，再遲一點鐘就好了。」說罷，又銜上煙槍，連抽不已。待他吸完煙，自鳴鐘也剛敲一點。喬先生丟槍坐起說：「恭喜少爺，大難已過，現在可以洗臉了。」世芳也坐起身道：「洗臉的水，不能教別人拿進來，你替我遞一遞罷。」喬先生道：「這個可以，橫豎外面茶爐上熱水現成的。我就自己去打水進來便了。」一面說一面拿面盆出去，打了盆熱水進來，讓世芳洗去豬血，再換一盆清水，用香肥皂擦了幾次，雖已回復本來面目，惜乎餘腥還未能退荊世芳教喬先生聞聞，還臭不臭？喬先生聞了一聞，大笑說：「好福氣，我今兒聞著少爺這張又白又香的臉咧。」

他原是一句取笑的話，世芳以為當真香了，歡然道：「如此，開飯罷，肚子裡饑荒鬧夠了。」喬先生忙喚小使預備開飯。他二人吃罷晚飯，又抽了一頓煙，世芳回他丈母家時，差不多有三點鐘光景。霞仙早已安歇，被他回來驚醒，問他在那裡，這時候方來？世芳回說：「在總會又麻雀，散局遲了，因此未能早回。」霞仙抱怨他，既然沒甚正事為何不早一刻回來看圓光。世芳聽說圓光，心中又撲的一跳，勉強答道：「圓光有甚好看？」霞仙道：「好看得很，不過我們都瞧不見，由圓光的帶來一個小孩子瞧的，還說是個男賊。」世芳大驚道：「怎麼是個男賊？你們瞧見了他的臉沒有？」

霞仙道：「告訴你那是圓光的帶來那個小孩子瞧的，我們自己若能瞧見那賊的臉倒也好了。當時我很奇怪，臥房中如何男人進來。可恨那小孩子說的話，不倫不類，一時說長衣，一時又說短衣，一時說白臉，一時又說紅臉，我們都很疑惑，不知是那一個會變戲法的人，來此做賊呢！」世芳聽了，暗道好險，這圓光果然靈驗，短衣一定在我早上未穿袍褂之時，長衣說的我已穿袍褂之後。白臉乃是我本來面目，紅臉不消說得，自然是豬血的力量了。幸虧沒被認得我的人瞧破，可謂徼天之幸。當下問霞仙，後來怎樣？霞仙道：「後來我們恨極了，教圓光的刺瞎那賊一隻眼睛，再在他面上刺一個賊字。」

世芳一想，這是重要關鍵了，大約那圓光的沒肯答應，不然，只恐沒這般太平，忙問這圓光的可曾答應？霞仙道：「他一口答應，不過還要外加四塊錢開刀費，這筆錢由我擔承的。他當場取一張黃紙，剪了個紙人兒，貼在壁上，說是賊的替身，又鬼畫符的畫了一道符，念幾句咒，說已將那賊的魂靈，拘到紙人兒身上。當下拿一把小刀，在紙上兒眼上刺了個窟窿，又在面上，划了個賊字。起初未見變動，後來他含一口清水，對準紙人兒一噴，說也奇怪，那紙人兒有窟窿的一眼，居然流下淚來，還有面上也隱隱現出一個賊字血痕。我們都希奇得很。因那圓光的離紙人兒有四五尺遠，手也不曾動過，未必見得掉了什麼槍花。若說清水中下的顏色，因何一口噴出去，單有那刀傷的兩處有血呢？我還是第一次看圓光，實在有趣得很，你為甚不早些回來看看？」

世芳聽了，也覺奇怪。摸摸自己臉上眼上，並沒受傷。暗說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看來喬先生替我面上豬血塗得甚厚，圓光的刀鈍，只能傷我外層，傷不著我裡面皮膚，流的也是豬血。幸虧我未兩綢繆，不然豈不大掃面光。當下敷衍了霞仙幾句，脫衣上床安睡。被窩中霞仙本已窩得很暖，世芳半夜三更，自外間回來，手腳都冰的冰冷，一上床霞仙連道阿呀，身子直向裡床退縮不迭。世芳足聞了一天鴉片臭，此時到了床上，方得消受那軟玉溫香的滋味，自然情不自禁，欲和霞仙行一個外國的接吻禮。他沒想到自己臉上，是被西北風吹了一陣，但那股血腥氣還沒退盡，此時彷彿送到霞仙鼻孔邊，教她聞臭的一般。霞仙一陣噁心，幾乎作嘔，慌忙推開世芳說：「你面上什麼腥氣？」